

# 红旗

HONGQI

6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

## 目 录

###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 2 )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 2 )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 5 )
我們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 6 )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 9 )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 12 )
駁所謂“议会道路” .....		( 15 )
駁所謂“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		( 17 )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		( 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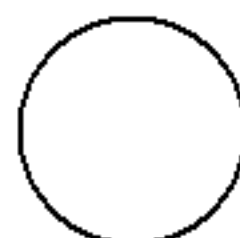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 (22)

我們的希望 ..... (26)

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見提綱 ..... (28)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綱)



破产了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經濟

“理論” ..... 郑天倫 宛 樵 (30)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綫 ..... 本刊評論員 (40)

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

——談話剧《千万不要忘記》 ..... 賈 霽 (46)

劇  
評  
·  
影  
評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

——談話剧《年青的一代》 ..... 姚文元 (48)

贊勇敢的山鷹

——談話剧《远方青年》 ..... 張 穎 (51)

在建设新农村的理想下团结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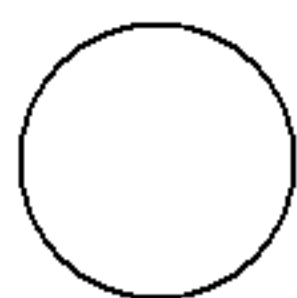
——談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 ..... 袁文殊 (53)

劳动熔炉铸新人

——談豫剧《朝阳沟》 ..... 艾克恩 (55)

☆ 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





# 无产阶级革命和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徒弟，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徒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徒弟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① 赫鲁晓夫1956年2月14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sup>①</sup>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sup>②</sup>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sup>③</sup>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sup>④</sup>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sup>⑤</sup>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sup>⑥</sup>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斯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sup>⑦</sup>“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sup>⑧</sup>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sup>⑨</sup>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

① 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 14 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 1961 年 1 月 6 日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党组织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③ 《苏联共产党纲领》（1961 年 10 月 31 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④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⑤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擋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sup>①</sup>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斯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斯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sup>②</sup> 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sup>③</sup> 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sup>④</sup>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居于政府之上的主宰。”<sup>⑤</sup>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sup>⑥</sup>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

①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② 考茨基：《唯物史观》。

③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④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⑤ 考茨基：《新策略》。

⑥ 考茨基给梅林的信（1893年7月15日）。



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





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說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頁、第三百八十八頁。）

斯大林也說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資本統治的国家轉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論我們党內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說，“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統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圍內，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乱、神經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頁。）

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論断。

毛澤东同志說：“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頁。）

毛澤东同志說：“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論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澤东：《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頁。）

毛澤东同志說：“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可以說，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頁。）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魯曉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謂“議會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論战，因此，我們在一段时間內，对于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的錯誤，沒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評。但是，我們针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在我們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間的內部会談和會議中，我們也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們通过总结中国



革命的經驗明确地提出：

“我們党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並沒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綫。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綫，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綫，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問題。我們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綫，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問題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針鋒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們又在《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正面闡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謂“議會道路”。

在同苏共領導人的多次内部会談中，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严肃地批評了赫魯曉夫的錯誤观点。我們滿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錯誤。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期間，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銳的爭論。

在这次会議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沒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議會的道路，根本沒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議會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綱領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評意見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詞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錯誤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統地說明了我們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觀點，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綱。

我們的书面提綱的主要論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襲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



的问题是關於国家机器的問題，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問題。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会党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們的这些論点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論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們照顾他們內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們已經批駁了苏共领导的錯誤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見提綱。为了共同对敌，我們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願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問題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們本来希望，經過这场爭論，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們的錯誤。但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們的錯誤。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會議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爭論，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會議期間，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場，不能达成協議。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會議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願望，才在这个問題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們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問題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們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現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評我們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錯誤的，我們乐于接受这种批評。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錯誤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統治階級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說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經過內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議會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說有可能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使議會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錯誤，作为推销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須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我們絕不隱蔽自己的观点。我們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綱領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通



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解释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sup>①</sup>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① 库西宁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僕，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辯解說，列宁不是“在原則上允許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嗎？<sup>①</sup>这更是十足的詭辯。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經設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頁。）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頁。）到了七月間，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頁。）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經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頁。）这样，苏維埃国家又經過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說：“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頁。）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揚說，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sup>②</sup>“几乎是和平完成的”。<sup>③</sup>这是完全違背历史事实的。你們这样說，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締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辯說“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經驗是有的”。他們閉着眼睛說，“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sup>④</sup>

事情果真是如此嗎？不，不是。讓我們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貝拉·庫恩是怎样記述事情經過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維埃政权”。（貝拉·庫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訓》。）匈牙利共产党积极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員軍人中进行了組織工作，組織武装示威，組織工人驅逐厂长占領企业，組織农业工人占領大地产，解除反动軍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結合起来，等等。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②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和現时代》，1960年第5期。

③ 米高揚 1956年2月16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1963年第15期。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貝拉·庫恩說：“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許多次起义。”（貝拉·庫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說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說，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願地辞职”的，<sup>①</sup>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說得很清楚。他說：“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貝拉·庫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話”。（貝拉·庫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訓》。）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經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訓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錯誤，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說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sup>②</sup>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顛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調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

① 《苏維埃俄罗斯报》文章：《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1963年8月1日。

② 勃列日涅夫1962年12月4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詞。



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



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頁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規律，得出革命的結論，认为必須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魯曉夫則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結論，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規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魯曉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們說，“現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來說，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sup>①</sup>

他們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这一期間，欧洲許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沒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們认为，这种情况現在已經改变了。<sup>②</sup>

他們說，現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sup>③</sup>“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sup>④</sup>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的謊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經更加軍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連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沒有什么例外。

赫魯曉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軍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語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軍的影子一点儿也沒有。人們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軍，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战争与革命》，1961年第4期。

② 康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③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撾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且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让已經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員，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說：“苏联統治者現在說，他們将放棄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們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sup>①</sup>

显然，杜勒斯作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維護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階級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魯曉夫放棄暴力革命的主張，一方面极力強調資產階級必須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說中說，“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項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讀作反动統治階級〕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員都出力維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sup>②</sup>

杜勒斯在这里說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統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別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們的統治的。苏共領導越是掩盖資產階級依靠暴力統治的事实，越是宣傳他們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話，就越是暴露出了他們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 駁所謂“議會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議會道路”的主張，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魯曉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謂“議會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驗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嗎？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說明，資產階級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議會。議會只是資產階級統治的裝飾品和屏風。資產階級实行議會制还是取消議會制，賦予議會較大的权力还是賦予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資產階級掌握軍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階級要通过选举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議會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在資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現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連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談不上什么取得議會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連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領導人，也跟着赫魯曉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

<sup>①</sup> 杜勒斯 1956 年 6 月 21 日在基瓦尼斯国际第四十一次年会上的演說。

<sup>②</sup> 杜勒斯 1957 年 4 月 22 日在紐約美联社午餐会上的演說。



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壟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壟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壟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和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塌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說：“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議會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議會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議會斗争，或者认为議會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頁。）

列宁曾經斥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議會制度的幻想，拋棄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議會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現在，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鼓吹“議會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复轍。

### 駁所謂“反对左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問題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謊言，說中国共产党主張沒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張放棄“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sup>①</sup>把武装斗争“绝对化”，<sup>②</sup>等等。他們經常給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傾机会主义”、“左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給他們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綫打掩护。他們攻击的所謂“左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

我們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沒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要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計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輕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沒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經到来，革命条件已經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沒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訓練自己的阶级队伍，鍛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組織上的、軍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則，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錯過革命时机。

①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②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1963年第15期。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予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为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sup>①</sup>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組織，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



爭形式的改变而拋棄无产階級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偉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們的錯誤路綫辯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絕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辯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評“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階級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說过，必須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談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評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魯曉夫則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反对“左派”幼稚病的問題。

苏共领导給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謬絕倫。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鉢，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別人，恰巧是赫魯曉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問題上表現不一，而且經常戴上“极端左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这个最基本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經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維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階級的先鋒队。

今天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轍，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頂帽子，还是赫魯曉夫自己戴起来吧。

##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历史是最好的見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败的經驗。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經驗中，得出正确的結論。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現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經驗，还有中国革命的經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經驗，朝鮮革命的經驗，越南革命的經驗，古巴革命的經驗，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經驗。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經過武装斗爭，經過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



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不过





渡”路綫的，就都給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損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不少的。

曾經充滿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們，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們接受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路綫，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訓。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魯曉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揮棒打轉，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綫。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綫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不是主張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綫，而是追随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路綫，主張“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綫，跟着赫魯曉夫的指揮棒鼓吹“議會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們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拋棄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們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綫的結果，使一个曾經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綫，放棄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墮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綫，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結果。这些經驗教訓，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說，“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



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利坚主义”。<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sup>②</sup>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sup>③</sup>“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sup>③</sup>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sup>④</sup>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sup>⑤</sup>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sup>⑥</sup>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sup>⑦</sup>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① 见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

② 白劳德：《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③ 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

④ 白劳德：《共产党人和全国团结》。

⑤ 白劳德：《胜利的道路》。

⑥ 白劳德：《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而宣布采取所謂“和平过渡”的路綫。这条路綫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結構改革”論，也就是主張通过资产阶級民主合法途徑，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壟断資本服务的“国有化”、“計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說，不必打碎资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現。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們不仅使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說：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sup>①</sup>通过资产阶級的議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为现实的事实了”。<sup>②</sup>他們甚至把資本主义簡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說什么現今的世界“总的說来已經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經成为社会主义的了”。<sup>③</sup>又說：“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資本主义的問題已經在世界範圍內解决了”。<sup>④</sup>

白劳德修正主义，“結構改革”論，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魯曉夫的所謂“和不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貨色当作自己的“新創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結構改革”論、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換面，修飾装扮一下而已。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統治阶級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資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曾經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魯曉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說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魯曉夫現在采納了我在一九四五年

① 伊·科桑諾維奇：《历史唯物主义》。

②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實踐》。

③ 米·托多羅維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的宣言》。

④ 米·貝洛維奇：《政治經济学》。



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異端’。”他說，赫魯曉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統了”。<sup>①</sup>

赫魯曉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屬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sup>②</sup>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締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魯曉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綫。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綫，說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綫，用偉大列宁和偉大布尔什維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騙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揮舞指揮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別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綫。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貴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階級化了的、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綫搖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魯曉夫来，都成了小巫見大巫了。

現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說，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階級的影响。

現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說的，“客观上是资产階級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階級影响的傳播者，是资产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頁。）

現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經濟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說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頁。）

現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壟断资产階級政策的产物。現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訛詐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魯曉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諾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險，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階級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给自己惹麻煩，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

① 白劳德：《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② 赫魯曉夫1963年8月28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島对外国記者的談話。



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們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錯誤的兄弟党的領導同志們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結果？我們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騙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錯誤道路的。我們相信，只要是无产階級革命者，終將选择革命的路綫，拒絕反对革命的路綫，終將选择馬克思列宁主义，拒絕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們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絕不能阻擋革命的历史車輪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領袖們自己不革命，絕對阻擋不了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經写道，当考茨基已經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內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的对工人階級的号召：“推开这些領袖，摆脱他們那种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过他們，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頁。）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許多党内占据統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視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見。

果雷說，“我們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經完蛋。他們太性急了。但是，誰能够說他們完全不对呢？現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帶有甜味、沒有理想、沒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風的社会主义，这是沒有勇敢精神、沒有大胆行动、爱好統計、一心一意要同資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協議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資产階級來說，是人民憤慨情緒的摧殘者，是无产階級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頁至第三百二十九頁。）

这真是一段絕妙的描述！列宁說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現在，人們会发现，現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嗎？人們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統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撓，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贏得整个世界。

讓我們用《共产党宣言》的結語来做本文的結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顛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附件：

##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纲)

(一) 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 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 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 破产了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郑天伦 宛樵

爱德华·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祖师。他最先以最完整的形式和最嚣张的态度，全面地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中心之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工人运动中散布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思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了系统的修正。他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说成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论没有区别，都纯粹是想像中的事实，是一种假设。他根本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也说成是一种假设，借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他根据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否认大生产排

挤小生产的过程，鼓吹股份资本的“民主化”，修正马克思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学说。他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而且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断言阶级矛盾有缓和并有削弱下去的趋势，攻击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为了证明：时代变了，资本主义变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以便散播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伯恩斯坦对于贩卖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特别卖力气。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期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一八九八年，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以及随后根据这个声明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接着，他又写了《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等一大堆文章和小册子，继续宣扬阶级合作，鼓吹通过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恶毒地攻击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反对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经过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推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

我们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批判伯恩斯坦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只是就伯恩斯坦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进行一些批判。

## 二

伯恩斯坦为了给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故意捏造出一些毫无根据的统计材料，并且从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抄来形形色色的辩护论调，企图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性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说什么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注定要走向崩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过时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挑战。

马克思根据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分析，发现资本积累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通过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组织股份公司等途径，使资本迅速积聚和集中起来，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大资本家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引起工人阶级日益相

对和绝对的贫困化。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激发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②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革命结论，宣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死刑，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不安。于是，伯恩斯坦便赶忙出来辩护，说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由于出现了许多相反的因素，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已经不适用了。

伯恩斯坦宣称，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由于小生产的“顽强性”，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工业和商业中进行得很慢，在农业中就更加缓慢了。按照他的说法，小生产者由于关心自己的生产，能够吃苦耐劳，就完全有能力抵抗大生产的排挤，从而阻止生产的集中。他企图用小生产者仍然存在的事实，来证明资本集中的程度不是不断提高，而是不断降低了。

伯恩斯坦认为，随着股份公司的大量兴起，有可能使已经集中起来的资本广泛地分散，凡是持有股票的人都成为有产者，因此，资本不是集中，而是分散，有产者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同时，他声称，股份公司实现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4页。



了“民主化”，是一种非个人的所有制，在股份公司里，大资本家已经不能再把工业企业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伯恩斯坦断言，随着资本的分散和有产者的增加，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大大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虽然增长较慢，但是，也得到普遍改善，从而使社会收入分配起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他还诡辩说，随着生产力的增长，社会财富也跟着增长，而资本家的消费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增加的财富全部消费，因此，增加的财富还是要用在工人的福利上。于是，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接近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鸿沟日益缩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过时了。他说：“如果说，工人阶级所处的状况，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法律方面的状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那几行时，要好得多了”<sup>①</sup>。又说：“随着资本家人数不断相对地减少，无产阶级幸福的不断增长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就成为不断发展生产的唯一而不可避免的结果。”<sup>②</sup>

总之，在伯恩斯坦看来，由于小生产的“顽强性”和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实现了“民主化”；无产阶级不是日趋贫困，而是日益成为有产者，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样，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就消除了，阶级矛盾已经缓和，自然就谈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伯恩斯坦用所谓小生产的“顽强性”来否

定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由于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它可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排挤小生产者，这必然促进资本的集中和中小生产者的破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过程不是缓和，而是大大加速了。垄断本身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结果，就是生产集中的结果。当然，资本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小生产者的消灭，而是和众多苟延残喘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交织在一起的。列宁指出，小生产者依靠饮食无限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时间等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

历史事实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而引起的资本集中的过程，是非常迅速的。拿德国来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每千个工业企业中，雇佣工人五十个以上的大企业，一八八二年有三个，一八九五年有六个，一九〇七年增为九个，即二十五年间增加了两倍。在上述年间，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工人总数占全德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七。不仅如此，由于大企业劳动生产率高，生产集中的程度比工人集中的程度要高得多。根据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统计，当时占企业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大企业，占有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九十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一的小企业，仅占百分之七的汽力和电力。几万个巨大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几乎一无所有。在农业中，资本集中的过程也是很迅速的。一方面，容克地主和富农实行了机械化、化学化和其他技术改良措施，沿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小生产由于无力竞争而纷纷破产，引起了农村的深刻分化。正是工农业生产集中的发展，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即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但不能证明资本的分散和实现所谓资本“民主化”，相反，股份公司本身就是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是大资本家加强剥削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公司在名义上有几万、甚至几十万股东，但是，公司的实权，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垄断资本家手中。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在当时，大资本家只要拥有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少的股票，就能够操纵整个公司的业务。工人和普通居民手中虽然持有小额股票，并不能使这些人成为资本家，相反，却是大资本家收集闲散资金和搜刮广大劳动者财富的一种手段。列宁指出：“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硬要别人也希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sup>①</sup>

至于伯恩斯坦声称随着资本的日益分散，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甚至日益成为有产者，更是公开地替资本主义

制度作辩护。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地，就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如果不剥削工人阶级，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只能是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和贫困，必然越来越深重。

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统治的加强，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压榨空前地加重，贫富两极的距离不是缩短，而是扩大了。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一文中指出，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从官方得来的材料，德国工人的工资，在最近三十年间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至少上升了百分之四十，食品、衣服、燃料和房租都涨价了。工人的生活不仅同百万富翁的财富增长情况相比，相对贫困化了，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了。工人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挤在地窖和阁楼里。

可见，无论是小生产的“顽强性”、股份资本的“民主化”，还是收入分配的“转变”，都不可能证明资本的分散和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都不可能否定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否定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伯恩斯坦还断言，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提高了“适应性”，能够无危机地向前发展。他

<sup>①</su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0页。



妄图用这种资本主义有着无限生命力的論断，来进一步与馬克思关于經濟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潰的学說相对抗。

伯恩施坦硬說，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崩潰看作是一种純粹的經濟現象，即随着經濟危机愈来愈严重，直到最后爆发一次大危机，资本主义就会在危机中自动地崩潰下去。他写道：“当人們說到現社会的崩潰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潰”。但是，“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現在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的全面的崩潰”<sup>①</sup>。他以为，这样就能够打倒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結論了。

其实，这是对馬克思的歪曲。馬克思认为，經濟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和爆发。它使资本主义矛盾得到暫时的强制的解决，同时又促进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經濟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已經不能容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并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但是，馬克思从来没有說过，资本主义会通过經濟危机而自动地走向崩潰。相反，馬克思指出，只有經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伯恩施坦用各种各样的借口，詭称在帝国主义阶段，經濟危机已經可以避免和克服，妄图从根本上否定經濟危机的必然性。他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交通工具的

完善和世界市場的扩大、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以及卡特尔、托拉斯等壟断組織的出現，提高了资本主义經濟的“适应性”。他說，完善的交通工具，縮短了各国之間的距离，扩大了世界市場的范围，从而能够使生产过多的商品在国外找到銷路，消除生产和交換的矛盾；信用发展了，通过信用的伸縮作用，就能够定期地調节生产和交換間的缺口，进一步消除生产和交換的矛盾；卡特尔等壟断組織已經能够进行“有組織”的生产，在市場过剩时限制生产，使生产适应市場的需要，并且廢除激烈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在伯恩施坦看来，由于出現了上述新的經濟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已經变得可以“調节”，經濟危机已經易于“克服”，甚至可以“防止”了。他說：“世界市場范围的非常扩大，随着通訊运输所需時間的大大縮短，是否使混乱調节的可能性大大增进了；同时，由于欧洲各工业国财富的惊人增加，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縮性和工业卡特尔的兴盛，地方或特殊部門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較长時間內，不是可以认为像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經濟危机大概不会到来了嗎？”“地方的不景气和局部的不景气虽然难以避免，但是一般的停滯，……决不是难以避免的。”<sup>②</sup>

伯恩施坦所鼓吹的新的經濟“因素”，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消除产生經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理論和历史》。

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济危机的根源。

完善的交通工具，固然能够促进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从而暂时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但是，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使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同时，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也会使得参加世界市场各国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一旦爆发危机，就会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固然能够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但是，信用也会使生产能力盲目扩张，加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同时，在危机期间，由于信用的突然破坏，又势必加剧危机的破坏作用。所以说，信用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

至于卡特尔能够调节生产、消灭危机的说法，就更加荒谬绝伦了。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虽然，卡特尔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而是使竞争更加激烈和扩大。列宁写道：“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其实恰巧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紧张，更加剧烈。”①

伯恩斯坦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无危机的“理论”，是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九年，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过一八七三年危机以后的工

业高涨的时期。他把几年的暂时高涨，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永久繁荣；把经济危机周期形式的某些变化，说成是危机必然性的消除。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只是暂时的，一九〇〇年，资本主义就又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列宁指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的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个别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②

伯恩斯坦鼓吹资本的分散和有产者人数的增加，宣扬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和“无危机发展”，否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都是为了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化资本主义，调和阶级矛盾，以便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 三

伯恩斯坦在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社会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不需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作点滴的改良，就可以使资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页。



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 and 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插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①

伯恩斯坦宣称，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在逐渐改变其自身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进化。只要通过立法的途径采取若干改革措施，就能够使这些萌芽成长起来，使资本主义完全进化到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所说的“新的经济制度的萌芽”是什么呢？

首先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合作社。他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工人合作社，尤其是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看做是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捷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合作社，能够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萌芽。他还攻击马克思只看到资本的

剥削，没有对合作社采取公平的态度，忽视合作社的作用。

其次，伯恩斯坦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社会的公僕，国家可以为了社会的利益把私人企业变为公共企业，这种公共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照他的说法，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巨型垄断组织本身已经向着公有化前进，只要由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一定立法手续，就能够把这些企业征用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他说：“这样一来，联合起来的生产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不再为股东进行，而是为整体，为社会继续进行”，而“为社会的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②

伯恩斯坦还把地方市政自治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所拥有的地方公用事业，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断言，通过地方市政自治机构的立法途径，在城市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城市交通政策”、“城市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等，对城市的交通、卫生、住宅、劳动立法等实行一些改革，并且经营一些“地方公有”的事业，其本身就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他说：“这就是市政的社会主义。这样，在我们的城市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和力求上升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不断加强的压力下，新的社会主义的萌芽就继续不断地发展”③。

最后，伯恩斯坦把工人争取到的某些劳动立法，例如劳动保险、劳资合同，甚至资

①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② 伯恩斯坦：《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



本家欺騙工人的所謂由工人參與“監督”經濟生活，也當作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他說，在政府的影响下成立了僱主組織和工人之間的勞動友誼社，使企業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有了一種共同的利益。甚至說，工會制訂的勞資合同，可以看作是在工業中勞資雙方的合股，“它本身包含有工人階級獲得真正社會解放的可能性”<sup>①</sup>。

總之，在伯恩施坦看來，上面所說的一切，都是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萌芽，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漸漸產生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他說：“由於我們現代化生活所引起，一方面漸漸產生了需要和推動力，另一方面漸漸產生了一個新的經濟制度的形式和組織，這種新的經濟制度在一切方面都把大眾的巨大的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之上，因此，我們稱這種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至於它最後將組成何種樣的形式，我們不知道，並且今天也不須知道。我們只要看見這個萌芽，看見這個經濟怎樣成長為這種制度以及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推動它，這就夠了”<sup>②</sup>。

顯然，伯恩施坦是在公然宣揚資本主義制度永恒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根本對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社會主義準備了物質條件，但是，在資本主義內部，根本不可能產生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同於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革命。過去的革命，是以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

有制，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因而，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能夠在舊社會內部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要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作為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的無產階級，只有剝奪資產階級手中的生產資料，才有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合作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於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一定作用，但是，它在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只是從屬的、輔助的手段，不可能通過合作社導致工人階級的解放。合作社的性質任何時候都是由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合作社一般是集體的資本主義企業。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主要生產資料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合作社的性質才是社會主義的。

列寧在第二國際哥本哈根代表大會上分析在合作社問題上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綫時說：“一條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路綫，承認合作社對這個鬥爭的意義，認為它是進行這個鬥爭的工具，是進行這種鬥爭的輔助手段之一，並且確定了在什麼條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這種作用而不會成為純粹的商業企業。另一條是小資產階級的路綫。它模糊了合作社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的作用問題，脫離這個鬥爭來談合作社的意義，……用籠統的詞句規定合作社的目的，這些籠統的詞句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即進步業主和小業

① 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過去和現在》。

② 伯恩施坦：《經濟生活的各種形式》。





主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sup>①</sup>伯恩施坦所鼓吹的，正是列宁所批判的那条改良主义的路綫。

资产阶级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和实行企业的国有化，根本不会产生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都采取过各种干預經濟生活的措施，只是方法和形式不同罢了。国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各种措施，都是为統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资产阶级統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代表全社会利益的超阶级的机构。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只是表明少数大壟断资本家利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壟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壟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性质时写道：“无论轉入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手中，无论变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灭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轉成为集体的资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顶点。”<sup>②</sup>

伯恩施坦所鼓吹的“市政社会主义”，是

从英国资产阶级费边派那里抄来的。

资产阶级的市政机构，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市政当局某些极其有限的改革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资产阶级統治的政治基础和經濟基础。他们所举办的若干公用事业和慈善事业，不过是资产阶级从他们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中拿出一点来“施舍”给劳动人民，到头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列宁早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市僧改良主义。他说：“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社分子，所以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别的‘流派’，正是因为它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調和，企图使社会忽视全部經濟制度和整个国家结构的根本問題，而去注意地方自治的細小問題。”<sup>③</sup>

伯恩施坦对于劳資合同的頌揚，則是资产阶级庸俗經濟学的阶级利益調和論的翻版。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总是要剝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总是要反抗这种剝削和压迫。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解决。伯恩施坦把资本家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间的劳資合同和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劳动条件的某些劳动立法，也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是在给资产阶级脸上貼金。姑且不說劳資合同和劳动立

①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5頁。

②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頁。

③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頁。



法一类的东西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即使工人经过斗争取得了一些劳动权利，也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锻造的金链，已经有这样长这样重，略微放松一点也无妨而已。”<sup>①</sup>

伯恩斯坦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鼓吹通过议会选举和立法等合法途径，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范围内实行一定改革，就能够使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发展起来，从而最终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也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愈来愈采取“温和的”、“文明的”和“人道的”形态，依靠资产阶级的普选制和民主制，已经能够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垄断，改变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他借口资本主义制度比之封建制度有更大的“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认为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进化。在他看来，不必进行革命，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选票和席位，就能使议会从人民的主人变为人民的僕人，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实现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了。他说：“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要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sup>②</sup>他狂妄地宣布：“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sup>③</sup>。

伯恩斯坦还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时候，是把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的实例的，而在今天，这个名词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并且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的独裁统治”。

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尽管伯恩斯坦在表面上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然而，他所贩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实质上却是企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借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时指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sup>④</sup>。列宁的这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本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77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③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页。



#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本刊评论员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在处理军队工作中各项工作（政治工作，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必须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做好政治工作，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保证。

中国革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主要从事军事斗争，党的一切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于军事斗争。因此，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导军事，还是军事领导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方向，也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远在创建工农红军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规定了把军队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的总原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单纯军事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领导政治，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因而主张在组织上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这种观点的危害性，他说：“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sup>①</sup>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反复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sup>②</sup>

在军队工作中，所以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强调党的政治领导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无产阶级的军队。这个军队需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员，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政府的法律、法令，培养军队自觉的纪律和“三八”作风，严格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原则，增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8页。

②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页。



同外部的团结，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军队具有无产阶级觉悟和坚强的战斗力，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党在军队中的系统的政治工作，才可能做到；离开了政治工作，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了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实现政治领导军事、党指挥军队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作为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这项制度也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队中的具体运用。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得由首长机断处理外，都先经过党委员会的充分讨论，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在军队中还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与此同时，还实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以取得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

这样的制度，就保证我们的军队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经常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我们的军队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真正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毫无疑问，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实现军队的不断革命化和现代化，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和必要条件之一。

政治统率一切，把政治工作看做其他工作的灵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普遍原则，它当然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其他各个方面。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过去，我们主要是打仗，遇到的是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现在，主要是建设，遇到的是政治和经济、技术等的关系问题。同过去一样，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攸关经济建设的根本方向，攸关无产阶级专政存亡以及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

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相比占首位，军事斗争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但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和经济相比，就不能说政治占首位，因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政治要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经济就应该统率政治，而不能是政治统率经济。

这种观点正确不正确呢？当然是不正确的。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毫无疑问，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工作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仅仅指出我们的



主要任务这一点是完全不够的。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如何完成任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当怎样进行，按照什么方向、路线、政策进行，我们用什么态度、什么观点来对待这一工作，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如果解决得不好，经济任务就无法完成，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这就是说，也如过去军事斗争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党的政治领导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能否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在这里，政治仍然是统帅，是完成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和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曾经专门作过论述。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当苏维埃政权已经能够不把重心放在军事斗争上，而可以抽出力量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就指出：“我们需要具体指出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从政治上说明经济建设的基础上”<sup>①</sup>。

当着托洛茨基等在工会问题上挑起争论，对列宁的上述观点进行攻击的时候，列宁又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并且再次肯定了它，认为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毫不例外。他说：“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sup>②</sup>

列宁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sup>③</sup>。

问题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有社会主义政治这种上层建筑来为自己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系统的政治工作来保证。

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对于经济，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起着一种新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的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不同，它不是自发地产生、自发地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在旧社会内部缺乏任何现成的萌芽，这个经济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创造出来；就是在有了社会主义经济以后，这个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共产主义经济，也不可能是自发的，无计划的，而必须通过共产党

①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7页。

②③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72、72页。



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统一的有计划的管理和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和领导，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才能自觉地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运用它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各个方面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或者各个经济部门、单位的管理者，都应当把党的路线、政策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并且服从国家统一的计划，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这种全局观点就是政治观点。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态度和全局观点，没有系统的政治工作来保证这一点，经济工作是做不好的。这里，任何自发行动，各行其是，本位主义等，都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能在不断同各种旧势力、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各种旧势力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不会轻易地退走。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曲折的。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是要保证完成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铲除一切剥削，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能够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或单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而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出发，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自己的环境、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倾向，找出有利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正确方法。资产阶级及一切内外敌人则力图进行反抗，力图扭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为此，就要尽量利用一切自发势力，利用各种形式的脱离政治的单纯经济观点，或者经济主义观点，利用任何削弱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的倾向，以便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变质，并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sup>①</sup>。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只重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只知追逐“物质刺激”的倾向、甚至修正主义的倾向滋长起来，不加以制止，便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当坚持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本国劳动人民和本国资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脱离国际政治，脱离国际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是国际的事业。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同时，它们自己的建设也需要取得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因此，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坚持社会

<sup>①</sup>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2页。



主义方向，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担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工作者，都能够关心世界政治全局，关心世界革命的形势，懂得我们的建设事业，不能离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帮助，我们也要以我们的成就来援助世界各国革命人民，而反对一切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倾向，例如，大国主义的倾向等。这种政治教育必须普遍地长期地进行。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sup>①</sup>很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如果不根据政治统率经济的原则，加强革命的政治工作，我们的建设工作就无法做好。

同过去创立人民军队时一开始就着重从政治上建军一样，当我们的国家组织一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样着重地指出，必须从政治上建设和整顿这支最广大的队伍。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必须学习解放军的办法，建立和加强政治工作，才能振起整个经济战线上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曾经论述过应当怎样进行政治动员工作。他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

<sup>①</sup>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巨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sup>①</sup>

现在，中国的情况和抗日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任务也不同了。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就其一般原则和方法说来，对于我们各个方面的政治工作，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那时说的是如何动员人民和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是要动员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政治工作，就是要将我们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的政治目的告诉干部和群众，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政治意义，鼓舞他们的革命热情，并使他们懂得从事工作的政策和步骤，把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到实行党的政策的轨道上来。在各个时期、各种新的任务面前，这种工作要适合新的情况，联系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经常地、反复地进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向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事实证明，哪里学习了解放军的办法，建立了系统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实现了党的充分领导，那里就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少数行政领导人冷冷清清地办事），那里的领导和群众就会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官僚主义莠草一大堆，或者只知道追求“物质刺激”）。

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也必须学习他们的落实精神，这就是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并且做到实际中去，做到基层去，渗透到当前各项实际行动中去。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威力，也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许多先进单位的政治工作经验证明，把政治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业务工作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才是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才能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统一起来。这样去做政治工作，就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化成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工作迅速向前发展。

总之，目前时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学习解放军，也要像解放军那样，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的时候，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着重从政治上建设和整顿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要搞好，必须依靠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建设大军。这支大军将是不可战胜的。在它的面前，一切敌人，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自然界敌人，都是要倒下去的，而人世间的奇迹将会不断被创造出来。

<sup>①</sup>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0—471页。





# 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

——談話劇《千万不要忘記》

賈 霽

《千万不要忘記》(又名《祝你健康》),是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許多优秀話劇之后,又一出革命精神焕发、艺术強烈感人的好戏。

舞台上展示的是一幅幅工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图景,却生动地反映出当前的无产階級思想和資产階級思想之間的一場斗争,提出了值得人們深思的一个問題: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青年們应当如何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应当如何来教育青年一代?

一个青年想穿一套毛料子衣裳,乍看起来,这本来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件事发生在戏剧主角丁少純身上,却出了問題。这个青年工人,和他的父亲、妹妹、同伴一样,既在进行生产斗争,又参加了科学实验,然而,他無論是在生产中,在生活中,都出了不少的漏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同伴这些人比起来,缺少了一些什么呢?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那不是别的,正是革命的理想——工人階級的雄心壮志。正如他的父亲、老工人出身的車間主任丁海寬所說:

問題不在于你們穿什么,……在于你們想什么,追求什么,你們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毛料子是

好东西,从前的劳动人民連想都不敢想它,現在你們不但敢想它,还有很多人能够穿上它,这是革命和建設带来的成果,是好事情!我們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要是你們光想着自己的料子服,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鴨子,光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那你們就会忘記开电門,忘記上班,忘記我們正在奋发图强的国家,忘記世界革命!

这段話說得好!事情正是这样。由于党的教育,在我国广大青年中,无产階級的思想陣地是大大地扩展了,資产階級的思想陣地是大大地縮小了。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千百方自觉地走革命道路的青年,他們在階級斗争中,立場坚定,爱憎分明;在生产斗争中,奋发图强,不断創造出新成績;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滿革命朝气,使身心健康地发展。最可贵的是,他們有着要彻底改造自己的強烈要求;因而,不論是在火热的階級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以及在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他們能摆脱和抵制資产階級的思想影响,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們的社会里,也还有像丁少純这样的青年。他們生长在新社会,受着党的培养、教育,受着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熏陶、感召,本来是应该而且可以成为革命的下一



代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头脑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加之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他们不知道或渐渐忘记了阶级，不知道或忘记了阶级斗争，不知道或忘记了我们还要革命。这是真正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大事！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戏绝不仅仅对青年，而且对所有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在有些场合，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表现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有些场合，似乎并不那样明显——但考验并没有过去！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通过劳动锻炼和思想锻炼，来促进自己的革命化，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里，重要的是自觉，不但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自觉地锻炼，也要在日常劳动、日常学习、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锻炼。只有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武装起来的人，才能彻底克服和摆脱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包括那件毛料子衣裳的影响；而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去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包括丁海宽所说的“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这样的理想，并为这些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不用说，客观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仅有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复辟，而且在我们身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些社会力量，就跟混在空气里的病菌一样，随时侵袭着我们。丁少纯的岳母姚母这样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力量

的一个代表。他们人数不多，可是要战胜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正如列宁所深刻地指出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sup>①</sup>姚母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正在这里。她并不是明目张胆地拿枪拿炮来进攻社会主义的敌人，但她却本着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的态度，无时无刻不在散播着资产阶级的思想、生活方式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毒素；她顽强地在影响着、腐蚀着周围的人，实质上就是在争夺青年，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腐蚀，并不是一开始就从政治上，而是从生活上、从人们思想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打开缺口的。

这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一种容易被人们忘记的阶级斗争，……。

戏的结尾，丁海宽语重心长地要人们学会看清楚的、千万不要忘记的这种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艰巨的。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当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每个革命者应当对自己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否是苛求呢？雷锋、好八连等等我们时代无数先进人物的代表的事迹，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像《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为了促进人们的革命化，为了加速新人的诞生和成长而斗争的。

<sup>①</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



#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

——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姚文元

《年青的一代》是青年人生活道路的一面鏡子，是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走向革命化的一面鏡子。

經過集体的多次加工，精益求精，华东話劇观摩演出中出現在舞台上的《年青的一代》，無論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在表現无产階級革命精神的強烈、深刻程度上，都有了很显著的提高。它所深刻地提出和正确地回答了的青年人的生活道路問題，是一个階級斗争問題，是一个关系到共产主义未来的問題。正因为問題本身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意义，在林坚、蕭继业、林嵐和林育生、李荣生等人物形象中所展开的两种幸福观、两种世界观、两条生活道路

的鮮明对比，才那样強烈地激动了千万人的心灵，激励青年人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观，拋棄資产階級世界观。

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終結，而仅仅是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階級要把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把无产階級革命傳統世代

地傳下去。因此，无产階級一定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教育下一代成为革命的一代，繼續按照无产階級方向改造世界；資产階級和地主、富农等等被打倒的反动階級，妄图使資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使紅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使光明世界倒退到黑暗世界，也正在用自己的世界观腐蝕青少年一代，使他們政治上变质，以便照資产階級的方向改变世界。这种尖銳复杂的斗争，随着時間的推移，更加广泛地在青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了。这个斗争誰胜誰負，关系着教育什么样的后代，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关系着社会風气，关系着共产主义的事业。《年青的一代》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斗争的历史意义，用鮮明的对比显示出培养革命的青年一代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塑造蕭继业、林嵐这样的青年一代先进人物的英雄形象，通过李荣生、林育生在革命前輩和同志們教育下的提高和轉变，对这个問題作了满怀信心的回答。

舞台上充满了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正面人物的光輝形象始終占着主导地位。不是“批判的典型”压倒一切，而是先进人物的形象及其精神力量节节胜利。批判了資产階級世界观的危害，又表現了犯錯誤的青年如何在集体的帮助下走向进步，是这个戏的重要特色。

在蕭继业、林嵐身上，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在毛澤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精神面貌的特色。他們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无产階級革命傳統和革命前途的教育，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因此具有鮮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觉性。自觉性是同自发性对立的。自觉性，就是自觉地



意識到自己作为一个无产階級革命事业接班人所担負的历史使命，把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自觉地同一切違反这个事业的錯誤思想和錯誤傾向作斗争。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同革命前輩一样干革命，用参加革命的精神对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他們的精神世界也就革命化了。

蕭继业回答林育生“你总不至于要我們都去过山沟里的日子吧！”这个问题时，激动地说：“山沟里！？没有革命前輩在山沟里的斗争，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全国广大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們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綫；没有艰苦的劳动，哪儿来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全国人民的幸福，更何况我們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崗位就在山沟里？”这段话揭示出蕭继业内心对待自己工作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干革命的人，才能对“山沟里”的偉大作用、偉大意义說得这样透彻。

林嵐在回答她父亲“你会碰到許多困难”这个问题时，斬釘截铁地说：“我想，现在困难再大，总比不上你們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吧！既然我們的父輩都是硬汉子，我們也不該是胆小鬼！”这是把革命責任放在自己双肩的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蕭继业和林嵐这样的青年人，把林坚、蕭奶奶这样的革命前輩当作自己的榜样，用他們的精神要求自己。他們有一个自觉的革命的头脑，有一颗火热的革命的紅心，因此他們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五四时代以来的革命青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立下了推翻反动的黑暗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光明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样宏偉的抱負，就能不怕一切，向着当时压在人民头上的剝削階級及其上层建筑的种种龐然大物发出勇敢的挑战。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青年一代，正在毛澤东思想的教育下继承着这种无畏的革命傳統，立下了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改造世界的宏偉志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妖魔鬼怪，不怕歪風邪气，不怕威胁利誘，不怕做最平凡、最瑣細的“螺絲釘”，一定要完成党交給自己的任务！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到底！蕭继业和林嵐，就是这样的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青年正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条战綫上的斗争的風雨中成长起来。我們希望戏剧和其他文艺創作，更多地塑造这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英雄人物。

幸福观是两条生活道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焦点。林育生是在資产階級幸福观的腐蝕下走到邪路上去的。为什么斗争的焦点会在“个人幸福”的問題上？因为无产階級的事业是階級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广大人民得到幸福，个人才能有幸福。自觉地意識到这一点，为階級的、人民的利益而不屈不撓地奋斗，这是无产階級觉悟的根本标志，这是无产階級区别于其他一切階級的根本之点。而資产階級的“个人幸福第一”論，則恰恰是使人只看到个人鼻子尖享受。革命青年接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就会拋棄階級和人民的解放，拋棄階級和人民的幸福，也就拋棄了无产階級的觉悟性。社会主义青年最宝贵的是革命的觉悟。有了觉悟，才能自觉地按照社会发展的規律去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



从盲目的生活变成自由的生活。“个人幸福第一”则正是资产阶级用以瓦解、腐蚀、麻痹人们的毒药。资产阶级企图从这儿打开缺口，使青年人蜕化变质。林育生口口声声向人說：“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他梦想着沉醉在个人小家庭中的“甜蜜”生活，还以“一样工作，一样劳动，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为借口，正说明了：从幸福观的缺口上灌进资产阶级世界观，可以使青年人已经中毒还不觉察其危害性，还觉得很“舒服”。这个教训，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和平的环境下，在阶级敌人用个人享受作为瓦解人们革命意志的进攻手段的情况下，警惕资产阶级幸福观的侵蚀，是何等重要。

对立着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这样。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刻划出客观的社会条件和主观的精神条件，人物性格的变化就会缺少必然性，就会不够真实。经过加工后的剧本，对林育生的两个转化的条件都作了更精细的刻划，使之更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第一个转化的条件，即林育生由好变坏的条件，更突出了小吴等资产阶级青年的引诱腐蚀以至出坏主意；夏淑娟因他是牺牲了的老同志的后代而溺爱迁就；林育生自己的追求个人舒适、个人名望。第二个转化的条件，即林育生由坏变好的条件，是烈士遗书的强烈撼动；萧继业等同志有原则而温暖、耐心、反复的教育；原单位的同志热情欢迎他归队；同时也更多地显示了他心中革命的思想并未丧失干净，

还在起作用（如毅然把假证明给夏倩如），在同志们的多次启发下，这种革命思想终于成长起来，压倒个人主义思想，使他重新走进战斗的行列。形而上学地刻划这类革命队伍内部有缺点的人物，采取先是刻划他绝对的坏、一直坏到底，后来又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的方法，是不行的。刻划出人物思想发展的辩证过程，才能使形象真实、典型而有说服力。

再一次看了《年青的一代》，重温毛泽东同志十五年前的話：“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sup>①</sup>体会得就更加深刻了。毛泽东同志这段話，照耀着我们今后长时期的战斗道路，而这条路是要由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去走到底的。历史舞台上，还有许多有声有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将要由未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演出。创造出更多更好针对青年人思想状况、思想问题的文艺作品，促使青年一代更快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成长，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走向团结和进步，走向无产阶级化、革命化，是文艺工作一项迫切而长远的历史任务。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40页。



# 贊 勇 敢 的 山 鷹

——談話劇《远方青年》

張 穎

近来，出現了不少反映青年生活的优秀戏剧創作；它們从各个方面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們朝气蓬勃、丰富多采又充滿着斗争的生活面貌，并且通过舞台艺术的感染力量，对广大观众进行了生动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远方青年》就是其中之一。剧作者武玉笑同志多年来經常在新疆地区和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对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比較了解，也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远方青年》中表现出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濃厚的生活气息，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評。

我們时代的知識青年是富于理想的，而且有政治觉悟，勇敢热情。《远方青年》的作者像写美丽的抒情詩一般，描写了一群把青春献给边疆畜牧事业的青年兽医。他們在专业学校毕业以后来到牧馬場，和牧民一起为祖国的畜牧事业而辛勤劳动着。尽管他們刚到牧場的时候仅带着一点书本知識，曾經对着患有疑难病症的馬匹束手无策，对着难产的小馬駒焦急落泪，但祖国共产主义建設的崇高理想鼓舞着他們，沸騰的生活吸引着他們，牧民們对馬群的深情热爱也感动了他們。慢慢地，这群青年人一个个都克服了各

种各样的困难和自己思想上的缺点，逐渐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自由飞翔在这片广阔天地上的山鷹，为繁荣国家的畜牧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青年們生活着的时代环境是健康向上的，社会发展引导他們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是完全洗滌干净的真空，我們周围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一代身上仍然有可能起着腐蝕和溶化作用。在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艾利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也和同學們一样对畜牧事业抱着理想与热情，但当他投身到生活的熔炉来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献给国家和集体的事业，而是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包袱，要寻找一些材料准备回学校去写他的“科学論文”。他在学校讀書的时候显得很有聪明才气，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成了思想上的逃兵。他給馬治病打針出差錯，勘察新的牧場完全不符合科学要求，以至发生怀胎母馬流产的严重事故。从艾利身上，人們会感受到深刻的教訓：在我們的生活环境中，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包袱，那将会处处碰壁，一事无成的，而且也必然会被时代的激流所抛棄。年輕的艾利吸取了教訓，只有重新起步了。

知識青年从学校出来，应该投身到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去，这已經逐渐成为我们的社会風尚了。而这仅仅是开始，还必需首先学习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知識，然后才有可能把书本知識和生产实践結合起来，把科学輸送给劳动人民。对于这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的。女兽医阿米娜就是这样。她积极热情地参加了牧馬場的許多工作；但是她不相信牧民們多年的实践經驗，沒有首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沒有認識到应该把书本知識和实践經驗結合起来。所以，尽管她按照书本上的方法为难产的母馬接生，但小馬駒却没有救活。她苦苦用功进行的科学研究也因为脱离实践經驗，而沒有得到应有的进展。最后，从沙特克的正确行动中得到启示，她才猛然醒悟，看清楚在生活和科学研究上也存在着两条絕然不同的道路。她立刻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以至毅然和滿脑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爱人艾利分手，坚决走上社会主义的紅专大道。这时候，她轻松愉快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沙特克是这群青年中的先进者，牧民們

把他看成是勇敢的山鷹。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赤胆忠心来到牧馬場，所以能够勇敢地克服困难。他到处摸医道、拜师傅，哪个小队里都有他的名，哪个山头都有他的馬蹄印。有着这么一股硬干劲儿，他就能从生活实践中鍛炼出来，掌握了牧馬場中馬大夫的工作規律，成为群众生活和生产中的有力助手。

沙特克絕不像艾利說的那样是个眼光短淺的人，而是有理想、有干劲的科学工作者。他研究医治馬的腸阻塞病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幻想中的世界科学高峰。他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积累經驗，进行研究，他不畏艰难，甚至感染了危险的病症也毫不退縮。他终于以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取得了胜利。剧作者以銳利的眼光，观察、了解了青年們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經常遇到和普遍存在的問題，通过塑造沙特克这个先进人物形象做出了使人信服的解答，給青年們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老养馬英雄卡生拜克說，知識青年中有勇敢的山鷹，有飞不高的班鳩，也有沉了水底的鴨子。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話。作者以时代歌手的热情贊美勇敢的山鷹，也鼓舞青年們要作勇敢的山鷹。

朱



# 在建設新农村的理想下團結前进

——談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

袁文殊

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是继初集中孔家庄人民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之后,进一步建設水力发电站的故事。作者馬烽同志在这里繼續發揮了我国人民敢想敢干、不断革命、积极建設新农村的主题思想。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不以把水引来之后,能够供得上村里飲食和灌溉农田的需要为滿足。他們还要进一步利用这条水渠发电,使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场建設水电站的斗争,和以前的修筑水渠是完全不同的。掌握电气的科学技术,比劈山引水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有思想上的矛盾,还有科学技术上的困难)。我們在初集中看到的以孔淑貞为中心的年輕人,仍然是这场斗争中的中坚人物;而积极支持这一新任务的也还是带头劈山引水的英雄高占武;老社长在这一新任务面前又成了和先进思想对立的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影片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人們对待这一新任务的不同态度上展开的。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教育,同志式的辯論和批評,以及现实生活的教訓,最后终于使意見得到統一,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作者选择了这一角度来表现我国农村当前的斗争生活,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在我国,現在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复員軍人和知識青年回到农村中去。他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血液。因此,同广大农民群众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的农村干部、复員軍人、新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識青年,就是当前我国农村建設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种骨干力量。如果能够做好这三方面的團結工作,使他們彼此虛心学习,互相帮助,充分發揮积极性,就可以團結广大农民,产生无穷的力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就一定能够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过来,如果團結工作做得不好,势必互相抵銷,甚至会妨碍工作的順利进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沒有矛盾和斗争的。即如为了建設水电站的事情,孔淑貞和李克明的計劃一开始就和老社长要集中使用劳动力的計劃发生矛盾;老社长的計劃和高占武的意見又发生矛盾;高占武要支援周村的意見和孔淑貞又发生冲突等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沒有矛盾便沒有运动。不经过斗争,事业便不会前进。目前我国农村正在經歷着急剧的变革,这三方面的人物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認識水平,怎么能够設想他們之間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呢?

像高占武这样的复員軍人,是帶着人民





解放军的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回来的。为了改变村里的自然面貌，他曾奋不顾身，带头劈山引水。现在党又号召要建设水电站的时候，他积极支持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由于他长期过着部队的集体生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任何事情，一经决定，他是说干就干的。遇到像老社长那样具有保守思想的农村干部，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再加上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冲突就更难免了。像孔淑贞、李克明那样的知识青年，他们积极热情，富于理想，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在农村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目标，完全有可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毕竟比较缺乏生产知识和劳动习惯，甚至缺乏一般的社会经验。他们同劳动农民相结合，还得有一个通过实际斗争改造思想的过程。因此，他们在农村建设工作中也就难免会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缺点而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克明无疑是一个好青年。为了做电站的设计工作，他可以通宵不眠，把眼睛熬得通红；但他却把职工宿舍设计得富丽堂皇，像个展览馆，这就必然要和实际需要发生矛盾。作为农民出身的干部老社长，的确是诚诚恳恳要把生产搞好的。农民干部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对本地情况很熟悉，处理事情比较谨慎。老社长也是这样的农村干部。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于新生事物接受起来不够敏锐，对于一些新的生活作风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习惯的。所以他和高占武

或孔淑贞之间，每逢一桩新事物到来的时候，都会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后才能统一起来。这是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的。因此，如何细致地了解这些情况，善于调动这三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他们在共同工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克服他们的缺点，进一步发扬他们的优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在这方面虽然不是都已经表现得很好了，但它通过具体的形象体现了这个问题在目前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对这三种骨干力量之间有团结有斗争的方式作了比较妥善的描写，这是十分有益的。与此同时，它还写出了我国农民在党的教育下，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精神面貌，显示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这对观众说来是有鼓舞作用的。

其次，影片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高占武在自己村里的水电站还没建成的时候，就慷慨地抽出最好的人力去支援周村，尽管孔淑贞等人反对，他仍没有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这种大公无私的作风，是一种共产主义的作风，是值得人们仿效的榜样。要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是不可想像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觉悟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的新风格、新风尚正在到处涌现。影片反映了这些新事物，必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新事物进一步地发展。



# 劳动熔炉铸新人

——谈豫剧《朝阳沟》

艾克恩

豫剧《朝阳沟》(杨兰春作),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剧中的主人公银环是作者既热情肯定她积极方面,而又严肃批判她落后方面,从而使观众得到警惕、取得教训的人物。

剧本写出了银环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全部思想变化。这变化,再次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知识青年要在农村中安家落户,生根开花,必须同旧思想旧意识进行彻底的决裂,加强自觉的思想改造,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

剧本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充满了对生活的喜悦。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到农村中去,银环就是这样的知识青年。

作为刚刚走出校门、刚刚走进社会的知识青年,银环是很有代表性的。她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受过革命的教育和党的培养。所以在她身上,有着一般革命青年的特点:单纯,热情,求上进,有干劲,能够听党的话,服从革命的需要,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正因为这样,银环在高中毕业以后,便能够毅然地走上农业第一线,到了婆家所在地朝阳沟安家落户。

可是,剧本并没有回避这中间的斗争。正像实际生活所显示的那样,银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有斗争的。尽管银环是在新社会长大,受着革命的教育,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意识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不能不对她产生影响。因此,在她下乡和参加劳动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现象:她有革命理想,但又常常计较个人得失;她有扎根在农村的宏愿,但又处处留恋城市生活;她想作一个又红又专的新型农民,但又缺少艰苦奋斗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她立志要在农村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但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正像毛泽东同志分析的:“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sup>①</sup>银环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就恰恰表现了这种“空虚”和“动摇”的特点。银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6页。



环究竟能不能做到“人在农村，心在农村”、“红在农村，专在农村”，这就成为摆在观众面前并为观众所十分关切的问题，成为戏剧矛盾冲突的焦点。剧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富有情趣的情节，揭示了各种人物特别是主人公银环的精神面貌。

银环落户到朝阳沟经过了几道关口。每道关口，对她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看来，她过“家庭关”还较顺利，不过也有波折。银环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脑子里装了不少旧思想。她认为，银环去农村，一无前途，二不光采。银环面对着母亲的阻拦，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一会留恋家庭，舍不得母亲；一会又想下乡，为农业贡献力量。“去也难来不去也难”。最后，她终于下决心去了，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了；但是，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使她虽然下乡了，但总是有些勉强。剧本一开头就这样描写，不仅有助于表现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同时，也有助于为人物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根据。

过“劳动关”，比起过“家庭关”来，无疑是一个更加难过的关口。人常说，社会主义劳动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艰巨的事业。认识不到它的伟大性，就会丧失前进的信心，缺少足够的勇气；认识不到它的艰巨性，也会挫伤情绪、半途而废。由于银环对劳动的伟大性认识非常肤浅，对劳动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意义理解不深，自然矛盾不能不有，钉子不能不碰。譬如，银环出现在地头，首先欣赏的是农村的山光景色，拿爽朗乐观的二大娘的话来形容，

就是：“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的了不的。拾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黄蒿叶也夹在本子里，说，这个可以送朋友，那个可以作纪念。”银环所唱的那段抒情诗：山美，树美，空气新鲜，野花好看，等等，固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知识青年刚下乡的新鲜感觉和兴奋心情，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把艰苦的劳动和游山逛景多少是等同了起来。因此，尽管她嘴上说：“我不怕苦不怕累”，“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都使上”，而到握起锄头真正劳动的时候，心情就起了变化：“看起来庄稼活非常简单，谁知道干起来这样难。”再加上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使她自己把自己弄到十分危险的地位：明明由于劳动不熟练锄掉了麦苗，却偏要怪“这个锄不好使”；明明是初次上埧挑不了水，却故意计较别人的玩笑，赌气把水桶摔了个底朝天。由“委屈”，到埋怨，到悔恨，最后连同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错误思想也一起翻腾出来，对农业劳动发出了根本的动摇：“一辈子当农民有点屈材。”表面看来，母亲来信（装称病重）是促使她离开朝阳沟的原因之一，但观众看得明白，银环离开农村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对劳动畏惧，所谓“这样难”；对劳动轻视，所谓“有点屈材”。银环的退缩正是她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银环这个人物所以写得比较深刻，批判得比较准确，是由于作者写出了知识青年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

懲



要求是能够达到的。”<sup>①</sup>

如果把銀环比作是一颗种子或一株幼苗，那么劳动人民就可以说是培育它的最好的土壤和园丁。剧本始终将銀环的思想转变放在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过程中来描写，而且写得比较细腻、深刻和入情入理。尽管銀环到朝阳沟不几天，但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她很大的教育。比如，銀环刚到朝阳沟，拴保娘、拴保爹、老支书、二大娘等人，是那么热情地来接待她，甚至连城里人好喝开水也想到了。拴保爹不惜糟踏自留地的青苗，让拴保一锄一锄地教她锄地。拴保娘更是喜欢銀环，这种喜欢不光出于一般婆婆对儿媳的爱，更主要地是出于山区农民对知识青年的真切关怀，出于看到知识青年能够勇于参加农业生产、建设新山区的喜悦。老支书是那样关心銀环的成长，他一方面鼓励銀环，充分发挥她的长处，另一方面也严格要求銀环，不断向她进行说服教育。心直口快的二大娘，一看到銀环来，高兴得眉开眼笑，像对自己的闺女一样。同时她对銀环又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她敢于批评，而且批评得很，批评得准。所有这一切，都在銀环的自我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剧本的描写并没有止于此。銀环能不能转变，根本问题还在于她最后有没有决心，先进思想能不能占上风。銀环在下乡前也下过“决心”，但由于她没有和实际接触，没有同群众结合，因此，这种决心是不巩固的。思想反复的现象势必难免。銀环的真正转变，决心真正下定，还是在群众斗争中，即经过一番“痛苦”的“磨擦”的过程之后。人们看到，当她真要离开曾经生活和劳动过一

段时间的朝阳沟时，一切往事，重现眼前，引起了一番内心的激烈斗争。她在返回县城的路上，看到一片茂盛的庄稼，其中有自己流汗种植的妻子，有未婚夫拴保教她锄地的足迹，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实在有点依依难舍。拴保娘和老支书热情诚恳地耐心规劝，拴保娘一片真心地拿着现烙的油饼赶来送行，等等，又不能不使她最后终于热泪滚滚地扑到了拴保娘怀里。这里，剧本虽然没有写銀环整个的改造过程（改造肯定是长期的，甚至还会有反复），但经过这场波折和“痛苦”的“磨擦”，人们相信，銀环是会重新下定决心，在朝阳沟里扎下根来，干出一番事业的。作者描写銀环的时候，既严肃地批判了她，又热情地写出了她的转变和进步；既表现了对青年自我改造的深厚关切，又令人相信青年经过教育和参加实际锻炼是可以逐步改造的。

《朝阳沟》是一出好戏。自一九五八年演出以来，深受群众欢迎。它提出并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即如何教育知识青年立志到农村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知识青年在农村究竟应当怎样发挥他们的力量，施展他们的才能，《朝阳沟》还没有来得及表现。这与剧本所要描写的题材有关，我们是不能额外要求的。

现在，现实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要求在舞台上进一步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如何大有作为，如何进一步地锻炼和改造自己。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这样的好戏。

<sup>①</su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8页。

